

在中國猿人第一個頭蓋骨發現 二十五周年紀念會上的報告

(1954年12月27日)

郭沫若

中國猿人北京種 (*Sinanthropus pekinensis*)，即所謂“北京人”，他的第一個頭蓋骨發現於1929年12月2日，到今年是二十五周年了。

五十萬年前的化石人類的發現，在科學研究上自然是很值得紀念的事。大家都知道，周口店的發掘工作在解放前是在帝國主義勢力參加之下進行的，而在今天已經完全成爲了人民的科學事業，這是首先值得慶賀的事。

中國猿人化石地點的最初發現，我們不要忘記，是應當歸功於當地的人民。在第一個頭蓋骨被發現之前也曾經發現過一些牙齒和頭骨的碎片，在1927年發現了一個臼齒，由性質上的鑑定，已經命名爲“中國猿人北京種”，但到1929年12月2日，由裴文中同志發現了很完整的第一個頭蓋骨，這才奠定了中國猿人在科學上的堅實基礎。

周口店的初期發掘，由1927年起至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者發動了侵華戰爭爲止，一直不會中斷過。

根據不完全的統計，在中國猿人地點一共發掘了1,873天，共178,965個工作日，在北京城內進行研究和修理的工作人員還沒有包含在內。在中國猿人地點，挖去約兩萬立方公尺的岩石和砂土。在其他地點，挖去了4,200立方公尺。像這樣大規模的發掘，事實上是世界上空前未有的。

這樣大規模的發掘的結果，一共採獲了1,221箱——約合375立方公尺的有待修理的標本。單是在發現中國猿人的第一地點，自從第一個頭蓋骨發現以後，就絡繹有大量的發現。中國猿人

化石連解放以來後期的發掘成果在內，已有40個上下的個體，包含5個比較完整的頭骨，7個頭骨碎片，2個上顎骨，14個下頷骨，152個牙齒。有一些破碎的肢骨，1個鎖骨，3個肱骨，1個月骨，7個股骨，1個脛骨。同時出土的文化遺物，有舊石器和經過人工打擊的石片和石塊，一共有10萬多件，還有用火的證跡。其他還有兩種植物化石，118種動物化石——其中有94種哺乳動物，哺乳動物中有30種是絕滅了。動物化石的豐富，有一部分是很驚人的，例如腫骨鹿和蠻狗都各有2,000多個個體。

關於人類化石，在今天所知道的材料，是以南洋的爪哇猿人和我們的“北京人”爲最古。兩者的年代相差不遠，一般的推測認爲爪哇猿人比較早些。但爪哇猿人最初發現的只3個牙齒，1個不完整的頭蓋骨，1個股骨，是否屬於一個個體，尙無定論。雖然有少數的石器，而未發現出用火的證跡。其後受到周口店發掘的刺激，在1929年以後又會繼續發掘，得到4個頭骨，也發現了新人類的化石，但和周口店遺物的豐富比較起來，仍然是大有遜色的。

在過去二十幾年中，周口店所發掘出的資料，由研究人員分別進行研究，已出版發表單篇論文的專冊72種，共有4,310頁。一般性的論文和通俗性的文字還未計算在內。這些研究的成果，雖然夾雜着不少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學者的工作在內，內容也少不了有大量的唯心論的說法，但由於材料的十分豐富，畢竟肯定了中國是世界人類化石最豐富的地區。所有有關材料對於進一步了解人類發展的歷史，脊椎動物的演化過

程，以及第四紀地層的地質，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就人類發展來說，中國猿人是由猿到人的一個中間類型。同時發現的大批的舊石器和經過人工打擊的石片石塊以及用火的證跡，這些文化遺物可以充分反映中國猿人的生活情況。再從共生的許多動物化石來考察，我們更可以了解在五十萬年前的中國猿人在生活中同這些動物和自然環境，是作過了怎樣的艱苦的鬥爭。人類就是這樣在不斷的勞動、不斷的鬥爭中成長起來的。這就為恩格斯“勞動創造了人”的天才的學說，找到了無比豐富的證據。

這些豐富的寶貴的材料，在過去日本帝國主義者侵佔了北京的歲月裏，不幸曾經遭受了嚴重的摧毀。日本帝國主義者把當初在北京城內的研究室佔據了，用作特務機關，把大部分的化石和其他重要的材料損毀了。據初步估計，除中國猿人和山頂洞人等材料外，其他標本約共損失了67大箱，圖書設備等還不包含在內。周口店原有的房屋也在那一時期遭受摧毀，在房山縣有三位工作人員更遭受槍殺，這是使我們十分痛心的事。

目前所有以前所發掘出的中國猿人和山頂洞人的全部化石都已經離開了中國。關於這件事情，美國的一部分人要負責任。那一大批寶貴資料，是由前協和醫學院的校長胡頓和總務長博文，這兩位美國人在保管，在珍珠港事變後，是在他們的手裏弄得下落不明的。這是全人類的寶貴的文化遺產，我們相信全世界的人民和有道義感的學者都會關心這件事情，希望把它弄個水落石出，把原物歸還原處，以便作更進一步的研究。

就這樣，在解放前周口店的發掘一直是受着帝國主義者的干預、把持、操縱、破壞，而終於掠奪的。這兒又在別種意義上呈現出了一個完整的標本，那就是在解放前遭受着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中國科學研究工作本身的一個典型的化石。

但是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之下的中國人民是站起來了。隨着中國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中國人民粉碎了半殖民地命運的枷鎖，中國的科學研究工作也同樣得到解放。中斷了十二年的周口店工作，在1949年北京解放以後，便立

即恢復了。1951年更曾經作過大規模的發掘，又繼續得到中國猿人的5個牙齒和一些肢骨。我們還把摧毀了的山場整頓恢復了，重新培植了樹木，新建了辦公室、陳列室和招待室，以迎接國內外的參觀者。由北京至周口店的公路已經測量完畢，即將進行修建，預計明年夏秋之交可以完工。公路修成後，這個世界知名的周口店——中國猿人的故鄉，必將成為北京近郊的遊覽的勝境了。

周口店的發掘還大有繼續進行的必要，估計在土內埋藏的人類化石和其他文化遺品還很多，還有更豐富的大量收穫的可能。但由於新中國基本建設事業大量的展開，隨時隨地都發現了地下的寶藏，我們的古生物研究工作者、考古學研究工作者為數實在太少，完全應接不暇，僅有的人力為其他的任務所分散，因而周口店的工作就不能夠集中力量來做。這在當前，一面是可喜的事，一面也是可惜的事。

但在我們今天，可喜的事實在多。幾年來，我們在國內又有了好幾處舊人類遺址的新發現。1952年在成渝鐵路的修建工程中，在四川省資陽縣發現了可能是8萬左右年前的資陽人的頭蓋骨。今年六月，在治淮工程中，在安徽省泗洪縣也發現了比較新的舊人類的化石。這些材料都正在進行研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在山西襄汾縣的舊石器文化遺址的發現。這項工作，在今年九、十兩月由中國科學院和地方有關機關作了有系統的發掘，發現了3個人類牙齒，兩千多個石器和經過人工打擊的石塊和石片，25種動物化石。據初步判斷，這些文化遺產和動物羣，雖比周口店中國猿人年輕些，但大體上是可以相比的。那就是我們又發現了一個更新統中期約略三四十萬年前的人類遺址。關於襄汾縣的發掘，在本次紀念會上將由賈蘭坡同志作專題報告，我在這裏就不準備多說了。

生物如何起源，如何發展，以達到今天所有的階段？人類如何發生，如何發展，以達到今天所有的階段？這些，自人類有思想以來，一直是被注意的問題。目前全世界關於這方面的材料還不很多，前人研究的成果也很濃厚地帶着資產階級唯心論的色彩，要想得出真正的科學的解答，還有待於我們今後的努力。

由二十五年來積累的事實來看，特別由最近五年來的事實來看，中國是人類化石與古人類文化最豐富的國家，是無可爭辯的事實。我們生長在這樣好的環境裏面，又生長在我們的思維活動可以不受任何唯心論束縛的今天，我們應該怎樣努力，積極充實我們的力量，來勝任地担负起解答問題的責任呢？

毫無疑問，我們應該加緊學習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來武裝我們自己；並努力學習蘇聯先進經驗，促進國際間的學術文化的交流。

毫無疑問，我們應該加緊培養新生力量，壯大我們科學研究工作者的隊伍，加強團結；並努力與羣衆密切聯繫，要使得我們今天的科學研究

工作成為名實相符的人民科學。

毫無疑問，我們應該努力展開學術上的自由討論，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對於以前的研究應該加以批判，拋棄那些不正確的部分，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錯誤的說法。

我們準備把這一次中國猿人第一個頭蓋骨發現二十五周年紀念會作為新的任務的新的開始，我們要勤勤懇懃地努力學習，努力扶植新生力量，決不驕傲自滿，要好好做好工作。

中國不僅物產豐富，社會主義建設的前途有無限的光明；

中國的古脊椎動物乃至古人類化石在地下的埋藏也非常豐富，關於這一門科學的研究的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

〔上接 94 頁〕

我們還找到有 41 項可能是關於新星或超新星的記載，並且其中有 11 個可能對應於射電源，例如：

1. “漢高帝三年七月有星孛於大角，旬餘乃入。”（漢書和文獻通考）這比中外史上均有記載的公元前 134 年出現於天蠍座的新星要早 70 年，並且在史克洛夫斯基的“射電天文學”書中射電源的分佈圖上，大角（即牧夫座 α 星）附近有射電源存在。（這段文字雖寫的是“星孛”（彗星），但不言移動，因此很可能是新星）。

2. “後漢永元十三年冬十一月乙丑 軒轅第四星間有小客星，色青黃。”（後漢書）畢渥特和倫德瑪克等製新星星表時雖均將此段記載列為新星，但其估計的位置相差很遠，應該是 101 年 12 月 30 日新星出現於天猫座 40 星附近。這個新星可能也是射電源。

3. “魏皇始元年（896 年）夏六月有星彗於髦頭……先是大黃星出於昴畢之分五十餘日，十一月黃星又見，天下莫敵。”（魏書）這顯然是顆新星，因為（1）彗星不能不動地在一處停留幾個月；（2）新星的光度曲線往往是在極大之後，當其變暗到一定程度時，又再發亮一次（二次極

大），然後才再暗下去。並且按其亮度來說，很可能是一顆超新星。（這個新星在其他國家的歷史上無記載）。

4. “魏太延三年正月壬午有星晡前晝見東北，在井左右，色黃大如橘。”（魏書）史克洛夫斯基最近來信認為這可能是 437 年 2 月 26 日超新星出現於雙子座；並且認為對這顆超新星有詳細考證的必要，因為不久以前在雙子座裏發現了一個大的射電源。但是，關於這顆星，除我們有這段記載外，其他國家一無所知。

5. “宋淳熙八年六月己巳，客星出奎宿，犯傅舍星，至明年正月癸酉，凡百八十有五日始滅。”（宋史和文獻通考）“金大定二十一年六月甲戌，客星見於華蓋，凡百五十有六日滅。”（金史）這兩段文字所記載的是一回事，即 1181 年 8 月新星出現於仙后座。史克洛夫斯基認為對這顆新星也應加以詳細研究，它在西方也無記載。

從新星的例子可以看出我們偉大祖國文化典籍之豐富。我們如果將它加以科學整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那末，在這個基礎上一定能够創造出更多的和更新的東西來。